

清代史論

清代史論

上海會文堂書局廣告

精印名家詩文集

韓文起 六冊 一元

柳河東文集 六冊 一元

歐陽修文集 六冊 二角

三蘇文集 八冊 二角

曾南豐文集 二冊 四角

王荊公文集 四冊 八角

孫可之文集 一冊 二角五分

李習之文集 二冊 五角

惜抱軒集 八冊 二元

精校大字 陸宣公集 四冊 中紙八角

李笠翁 一家言全集 十二冊 二角

精校大字 古詩源 四冊 中紙一元六角

仿蘇寫本 陶淵明集 四冊 八角

白香山詩集 十二冊 三元

李長吉詩集 二冊 五角

李義山詩箋註 六冊 一元

宋四名家詩鈔 六冊 一元六角

錢註杜工部詩印 刷中

清代史論卷十三

同治朝

●兩宮聽政

咸豐十一年七月。文宗狩熱河未歸。會不豫。召宗人府宗令載垣。怡親王。右宗正端華。鄭親王。御前大臣景壽。肅順。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承寫硃諭。立長子載淳為皇太子。文宗崩。太子即位。是為穆宗。時穆宗甫六齡。皇貴妃那拉氏之所出也。至是與文宗后鈕祜祿氏同尊為皇太后。上皇太后徽號曰慈安。生母皇太后徽號曰慈禧。奉梓宮回京。御史董元醇建議。以冲主未能親政。暫請皇太后垂簾聽決。並派近支親王一二人為輔。疏入。太后命照所奏行。釐定垂簾儀制。並授恭親王奕訢為議政王。於是兩宮聽政之局定。以明年為同治元年。初由載垣等定議建元祺祥。嗣載垣等得罪。遂改為同治。

母后臨朝。非古制也。古者嗣王居喪。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母后雖尊。無干預。

外政之理。故三代以上。垂簾之制。未之聞焉。自漢高得國。呂后預事。孝惠繼之。質過優柔。而其權遂為母后所擅。孝惠崩。而呂后且取他人子為帝。命產祿掌南北軍。據兵自衛。微朱虛之仗義。平勃之交驩。漢其早移於呂矣。書有之。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歷代以來。為母后而盜國祚者。自呂氏始。後嗣不監。而召王莽之篡。東京興復以後。臨朝者復有六后。而漢終亡。逮乎有唐。武曌得志。且革唐為周。女禍之亟。莫此為甚。宋則仁宗之初有劉后。英宗之初有曹后。哲宗之初有宣仁太后。宣仁以女中堯舜稱。而史家猶有微詞。元乃馬真氏兩次當國。任用嬖臣。淆亂成憲。時論嫉之。明祖戒母后臨朝。垂為家法。君子深有取焉。夫歷代之母后。非必其皆失德也。特以母后主國家事。則連類而進者。非其外戚。即其內侍。外戚擅權。國必亂。內侍用事。國必亡。就令后德清明。無外戚內侍之熒惑。而於天子之上。別擁一母后以臨之。則視嗣君如贅疣。亦必有母子相猜之患。因主幼而擁其母。主未必常幼也。一旦長成。母不嫉子。子且嫉母矣。然則母后臨朝之舉。可行耶。不可行耶。若清當穆宗之初。奉兩宮太后聽政。則尤有異焉。慈

安太后者。穆宗之嫡母也。慈禧太后者。穆宗之生母也。昔有援母以子貴之例。尊生母為皇太后者。吾聞之矣。然正名定分。則嫡庶之辨。烏可不嚴。堯母為帝。譽庶妃。堯未嘗以之配魯。不法帝堯。而顧法叔世之祗制。可乎。母后聽政。已不足訓。兩宮聽政。尤屬罕聞。異哉董元醇。吾不知其何所據。而劾此議也。或謂文宗晏駕熱河。載垣端華肅順等。利嗣主之幼冲。把持政柄。恭王奕訢。雖奉命議政。其權力非載垣諸人比。設無兩宮聽政之議。以維持其間。行見權貴得志。必有毀室取子之禍。是固然矣。然亦思載垣端華肅順諸人。其智識為何如。材力為何如。寧除兩宮外。即無鋤奸之良策耶。以實武之親。陳蕃之忠。假實太后之力。而不能除數閹豎。宮帷定策。易敗難成。載垣輩一捫即去。是固除之甚易者。就令奕訢勢孤。必資內助。則請命於太后可也。請命於太后而誅奸。即請命於太后而輔政。垂簾之舉。可以不行。即或不然。亦惟由嫡母臨朝。權時訓政而已。於慈禧何與哉。兩姑之間。難為婦。兩母之間。亦必難為子。阿附母后。而變更祖憲。夫亦不思之甚矣。董元醇不足道。奕訢輩殊不能無愧焉。

注釋

呂后取他人子為帝

呂后名雉孝惠由其子所出孝惠無嫡嗣呂后命

子孝惠崩遂命嗣

產祿均呂后兄子漢初置南北軍於京師南軍衛宮北

虛

呂后封齊悼惠王子劉章為朱虛侯妻以呂祿女平勃為太尉平用陸賈

計與勃交驩王莽臨漢朝稱制后以莽為大司馬秉政莽遂弑帝篡漢六后帝

呂氏謀乃表王莽臨漢朝稱制后以莽為大司馬秉政莽遂弑帝篡漢六后帝

之實后和帝之鄧后安帝之閔后順帝之梁后桓武墨后高宗崩中宗嗣武

唐為周僭位二十一年宣仁太后即宋英宗后高氏哲宗初高氏為太皇太

為女中乃馬真氏貴由嗣位猶稱制如故建憲宗蒙哥立后被徙明祖戒母

后臨朝明太祖洪堯母陳鋒氏女名慶載垣端華肅順詳見實武陳蕃

帝即位實太后臨朝后父實武為大將軍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常侍曹節等

白諸太后太后未忍曹節等遽收蕃下獄殺之復矯制率營兵圍武武亦自

●殺載垣端華肅順

載垣端華皆清廷宗室咸豐初曾受顧命襲爵親王端華同母弟肅順以

郎中供奉內廷洊升至協辦大學士三人盤結同攬政權軍機大臣多拱

手聽命。莫敢違者。英法聯軍之役。載垣等勸文宗幸熱河。議和後。留京王大臣請回鑾。為載垣等所阻。不遽行。文宗崩。載垣等復受顧命。稱有遺詔。與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八人。贊襄政務。及垂簾議起。載垣等首出抗拒。以無例可援為詞。時恭親王奕訢由京奔喪。至熱河。欲謁見太后。肅順用杜翰言。謂嫂叔當避嫌疑。且太后居喪。尤不宜召見親王。奕訢幾被窘。然終設計得見太后。密謀誅載垣等。議定。奕訢即還京。太后亦即下還京之旨。命肅順護送梓宮。載垣等扈太后蹕。先從間道還京。大學士賈楨等合疏。請太后垂簾聽政。欽差大臣勝保亦應和之。太后即命定垂簾儀。遣奕訢。等問載垣。端華。並逮肅順。於密雲獄。成。令載垣。端華。自盡。肅順斬立決。景壽等俱革職。穆蔭發往軍臺。旋復以尚書陳孚恩及侍郎黃宗漢。成琦。太僕寺少卿德克津太等。黨附端肅。均革職。遣戍有差。

載垣端華肅順。非必不可殺也。特不殺之於抗爭垂簾以前。而殺之於抗爭垂簾之際。則殺之為過當焉。夫我國之歷史。史家言莫不懍懍焉。以母后臨朝為戒。有

清家法亦未許母后預政防微杜漸亦云嚴矣。至文宗駕崩熱河穆宗以冲齡踐阼。於是垂簾之議起。吾聞垂簾之議發於董元醇。成於奕訢。賈楨及勝保。而實授意於西太后。西太后者有清一代之英雌也。誕生龍種。躋列璇宮。挾英雋之妙才。思乘機以握大柄。慈安嫡后也。而陽尊之。奕訢懿親也。而陰結之。賈楨相也。勝保將也。而聯絡之。內外溝通。本根已固。何畏一載垣。又何畏端華肅順諸人哉。載垣端華肅順等不度德不量力。漫欲以區區八人之勾結與慈禧爭勝。其必敗也無疑。況其平日之所為者大都顛指氣使。貽怨同僚。諸王大臣之欲得而甘心也久矣。今乃以垂簾之舉出而抗爭。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誰為同心協力。維持正論哉。與其阿附權臣。曷若媚事母后。權臣之力大而母后之力尤大。干祿諸公寧不知之。故垂簾之議終成。而抗爭之議終敗。螳斧當車。後必無幸。奚足怪者。惟是以文宗顧命之八人喪未三月。而誅戮者三。放逐者一。證諸順康以來。初未聞有此峻刑者。且其宣布載垣等之罪狀。於平時驕縱情態絕不提。及第據抗爭垂簾一事再三申諭。斥為跋扈。試問垂簾之制為祖若宗。

之所許耶。抑非祖若宗之所許耶。垂簾為祖宗之所許。則載垣等無故抗爭。目為跋扈也。可。垂簾為祖宗所未許。則載垣等之抗爭。宜也。安得以跋扈斥之。即曰。嗣君冲幼。事貴從權。而究不得因故舊諫爭。立加誅黜。撲殺此獠之疾。語第悍后之所為。不意有清季世。復聞此厲色峻詞之懿旨也。要之以他事罪載垣諸人。載垣等或無可辭。以垂簾之諫阻罪。載垣諸人。載垣等且死不瞑目矣。貴戚如奕訢。宰輔如賈楨。專閫如勝保。皆為一婦人所用。即貞靜若慈安。亦被其牢籠。作西宮之傀儡。慈禧真巧於制人哉。吾觀載垣端華肅順一案。而已見慈禧之手腕矣。

注釋

龍種

唐杜甫詩。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

璇宮

拾遺記。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

撲殺此

獠

唐高宗欲立武氏為后。褚遂良力諫。武氏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

● 曾國藩統轄東南

自曾國荃攻克安慶。鮑超軍調援江西。與左宗棠先後驅敵。太平忠王李秀成。及侍王李世賢。悉潰走浙境。浙中戒嚴。先是咸豐六年。太平翼王石

達開由贛趨浙圍衢州詔起曾國藩赴援石解圍去十年李秀成自皖至浙
突陷杭州江南大營統帥和春遣張玉良克復之至是李世賢李秀成復
自江西竄浙陷嚴州破紹興進逼杭州張玉良統援軍至中礮死浙撫王
有齡以血書乞援安慶國藩無軍可分乃咨商左宗棠由江西進軍援浙
是時兩宮已垂簾聽政命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
務國藩一再奏辭請以浙事專任左宗棠又奏調廣西按察使蔣益澧赴
浙隨左防勦而杭城待援不及竟失守王有齡及將軍瑞昌死焉朝旨乃
命左宗棠撫浙授曾國藩協辦大學士仍督兩江擢國荃為江蘇布政使
國荃自克安慶後回湘增募新勇復至安慶其弟貞幹原名國葆曾隨兄
破敵所向有功國藩乃以規復金陵事付之國荃貞幹又因蘇常迭陷疏
薦道員李鴻章才大心細令自練淮軍以江蘇事屬之他若江北有多隆
阿圍廬之師李續宜援潁之師江南有鮑超進攻寧國之師張運蘭防勦
徽州之師肅清下游有楊岳斌即載福彭玉麟之師皆受成於國藩此外

袁甲三及李世忠淮上之師。都興阿揚州之師。馮子材鎮江之師。皆奉旨統籌兼顧。大權攸屬。軍政始有起色矣。

祁雋藻一清廷名相耳。於曾文正豫防流弊之奏。觸文宗怒。嘗力救之。迨文正募勇出征。奏捷武漢。乃謂其一呼而起。從者萬人。恐非國家福。嗚呼。清無曾文正。洪氏子其早披猖矣。還問其為清之福耶。抑清之禍耶。祁既明知曾之直。而又轉忌曾之才。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微文宗之鑒別有真。曾必危。清亦安有不危哉。是故有曾公而后清室安。有文宗而后曾公得戮力以安清。逮穆宗嗣立。兩宮聽政。且以節制四省之權。屬諸文正一人之手。兩宮之明。亦有足多者。且夫天下得一將才難。得一將將才尤難。率軍禦敵。所向無前。戰必克。攻必取。是為將才。知人善任。各盡其長。大才大用。小材小用。是謂將將才。曾公治兵長沙。率水陸各軍渡湖而下。靖港一挫。螺磯再挫。湖口三挫。靡戰不敗。烏足為將。然而舉塔齊布於戎行。識羅澤南於諸生。拔楊載福於卒伍。延彭玉麟於筦庫。保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諸公。以任疆寄。乃弟國荃。貞幹輩。又皆援舉不避親之例。

累出建功。翊贊中興諸名將。皆濟濟出曾文正門下。此豈僅決勝疆場之烈。所可與同日語哉。蓋戰勝一隅。功猶小。戰勝全局。功乃大。曾文正無戰勝一隅之績。而獨有戰勝全局之長。此將將才之所以不可及也。溯自文正從軍以後。轉戰兩湖。江皖各省。與地方大吏分主客之勢。牽掣情形。在所不免。輒困鬱不得伸。自文宗命總督兩江。而后得以行其志。繼以節制四省之命下。任益重。權益專。雖再三奏辭。而清廷倚任之誠。卒不少減。大江南北。統令兼籌。於是建節皖中。指揮各省。以金陵事屬兩弟。而搗敵之腹心。以蘇浙事屬左李。而截敵之手足。以皖南北事屬多鮑諸軍。而攻敵之腰膂。以肅清下游之舉。屬諸楊彭所統之水師。而洞敵之肺腑。益以江淮勁旅。隨公徵調。若扼敵頸。若拊敵背。洪氏雖悍。無容身地矣。宣聖有言。君子可大受。不可小知。若曾文正者。其真大受之君子哉。然非文宗之睿。與兩宮之明。不及此。設令祁文端對之。吾不知將何說以自解也。世有以清廷用漢攻漢。而目曾氏為漢賊者。予前已辨論及之。茲不贅。

注釋

祁雋藻

咸豐時官大學士同治五年卒於家。贈太保。諡文端。

豫防流弊。咸豐初。詔求直言。曾國藩上疏。敬陳聖德。豫防

流弊言過切直。文宗怒。梓其摺於地。祁萬藻叩頭。笑庫人董理質庫。太平軍稱主聖。臣直者。再。文宗意乃解。且優詔褒答之。頭。笑庫人董理質庫。太平軍起。擾及未陽。彭謁未令。頗以庫中錢數百萬為餉。令大喜。即令募勇衛城。未陽以安。曾國藩治水師於衡湘。廣求奇士。得彭器其才。遂命統水師。餘均見前。

●克復蘇浙

同治元年二月。李鴻章募淮勇至安慶。曾國藩選湘軍名將程學啟。郭松林。助之。令率軍東下。營上海城南。詔令鴻章撫蘇。先是上海設會防局。聯合英法軍禦敵。上海道吳煦用美人華爾。守松江。教練洋槍隊。敵至輒破之。迨鴻章抵上海。復募勇三千人。命華爾訓練。以參將李恒嵩為副。號常勝軍。偕英法兵攻克嘉定青浦。太平忠王李秀成率眾突至。二城復陷。松江被圍。程學啟營新橋。敵軍環之數十匝。鴻章親督兵往援。與學啟夾擊敵軍。敵駭奔。松江圍解。淮軍之名聞中外。自是所失各城。以次規復。太平募王譚紹洸。復自崑山太倉。趨松滬。鴻章令學啟等擊走之。會華爾赴援浙江之慈谿。中礮死。代以美人白齊文。白至松江。閉門索餉。鴻章撤其兵柄。

以英人戈登領其軍。翌年克太倉崑山吳江江陰各縣。進逼蘇州。李秀成譚紹洸率衆堅守。鴻章親往督攻。炸燬城外石壘。敵恟懼。其將邵雲官有貳志。願為內應。秀成見事急。與紹洸別遁去。雲官等遂殺紹洸降。學啟恐其難制。復請鴻章襲殺雲官等。蘇州肅清。是時左宗棠奉命援浙。破李世賢於衢州。會合新至之蔣益澧軍。追世賢至金華。克龍游蘭溪。世賢棄金華遁。遂進克浦江。諸暨寧紹台道史士良亦先後用法將勒伯勒東法爾第福及德克碑等攻克紹城。程學啟自蘇州進克嘉興。學啟以是役受傷卒。蔣益澧圍富陽不克。徵法將德克碑洋槍隊助攻。乃克之。進薄杭州。於同治三年二月。宗棠親至督軍攻城。守將聽王陳炳文出戰不利。乘夜遁杭州亦下。

蘇浙之平。左李二帥之謀。程將諸人之力也。顧後世之稽戰績者。於左李程將諸將帥外。復述及數人焉。曰華爾。曰戈登。曰勒伯勒東。曰法爾第福。曰德克碑。噫戲。之數子者。非皆英法美各國之兵官耶。而胡為用以攻敵耶。或曰。以其精槍

礮術。故用之。或曰。英法美慮洪氏之騷擾。有礮通商。願借才以相助。故用之。是不具論。但論借才異域之得失。借才異域。非易事也。楚才晉用。傳自春秋。當時列國分疆。土宇狹。人才少。借異國人士以為用。正一時權宜之計耳。且如雍子巫臣。伯州犁輩。皆與楚為讎。以矛攻盾。勝柄先操。故晉用之。而卒霸逮乎漢唐。中原已統一矣。顧猶用金日磾。與必何力。諸人者。以彼與本國之關係。皆已斷絕。不可復歸。擇其才者用之。其忠於我國。與我國人無異也。至明天啟時。利瑪竇。龐迪我等。航海東來。士大夫多折節與交。明廷亦待之以禮。清初湯若望。南懷仁諸人。亦相繼見用。夫彼皆以教士來華。分教界不分國界。我第取其特長。未嘗授以要政。雖輦轂之下。許參一席。庸何傷乎。道咸以來。外力東漸。聯軍方樹幟京畿。客將復爭功蘇浙。守松江則用華爾。拔蘇州則用戈登。攻紹興則用勒伯勒東。及法爾第福。薄富陽杭州。則用德克碑。以彼良將。為我前驅。冒死衝陣者有之。効命捐軀者有之。彼豈真樂為我用。奮不顧身。以徇我國之急耶。昔契丹救晉。回紇助唐。皆率其突騎。馳驟中原。雖紆一時之危。卒貽數世之禍。寧時

分今古而利害獨與之相反者。況洪氏初據江寧。藉傳會西教之名。聯絡英人。賣書通款。其博軍火之接濟也。亦不少矣。迨洪氏中衰。外人即反就清廷。并遣將以資臂助。蓋視我為鷸蚌。而自命為漁人可知矣。咸豐十年。俄人請助。勦代運。經袁公甲三之奏阻。其議乃寢。當時敵勢猶張。且不敢借用外人。致蹈拒虎進狼之轍。逮夫穆宗嗣立。安慶已平。江浙一隅。不難乘勝克復。而反仗外人為衝鋒之選。吾不意左李二帥。胡為輕事借材。貪近功而昧遠禍也。雖然。任華爾諸人為偏裨。而歸我節制。死事者縻以虛名。成功者遣歸故國。左李其猶善於駕馭哉。故吾不敢褒左李。借用外人之舉。而亦不忍沒左李善馭外人之功。

注釋

華爾

初任美國為將。以罪廢來上海。道員楊坊愛其勇。匿之家。介上海道吳煦。請於美領事復免。以是願効死中國。及卒於慈谿。敵

以中國章服。松江戈登。英人。以功仕清總兵。蘇州克復。得賞頭等功牌銀萬兩。勒伯

同治三年歸國。稱名將。後英使討埃及之亂。中槍亡。勒伯

勒束

本法國副將。權任浙江總兵。統花綠頭軍。攻克上虞。進薄紹興。得敵礮燃放。礮裂而殞。

法爾第福勒伯勒束緩。以

繼其任。用大礮轟破紹興城。西德克碑。本法國總兵。代統法爾第福勒伯勒束緩。以

郭門。揮眾登城。中敵槍死。馬德克碑。富陽。用炸礮盡燬敵壘。遂克之。嗣攻杭

城亦有功。浙江。平。微兵還國。

雍子巫臣伯州犁

皆春秋時楚臣。亡歸晉。為晉攻楚。事見春秋左傳。

金日磾

見康朝契